

中国现代名医传

一

主 编：黄树则

副主编：任应秋 陈海峰 蓝思聪

科学普及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我国医学在世界上素负盛名，而各科名医辈出，灿若群星。本书分一、二、三册陆续出版。分别介绍20世纪以来我国具有第一流水平或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的名医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医学科研等各方面的卓越成就及其成才之道。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卫生部有关领导及许多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高等医学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卫生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大力支持，从而使本书能较全面地反映医学名人的生平。

本书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对于广大医务工作者有一定的学习和参考作用，对广大青少年立志成才亦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中 国 现 代 名 医 传

主 编：黄树则

责任编辑：俞天真

封面设计：王庭福

*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3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12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册 定价：1.40元

统一书号：14051·1031 本社书号：0582

编 者 的 话

我国医学源远流长，堪称世界一大宝藏，而各科名医人才辈出，灿若群星。为了表彰我国医学家对人类卫生事业的卓越贡献，激励广大中青年医务人员学习前辈的创业与治学精神，并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我们的医学成就，我们拟系统地组织编写一套能概括反映我国现代名医在治学、科研、临床等方面有卓著成就的系列传记书。本书以20世纪在我国具有第一流水平，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的医学名人为列传对象。

在成书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卫生部有关领导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及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上海市卫生局提供的资料最多，对我们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名医名单是编委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决定的。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热忱地欢迎各界人士继续向我们提供名医线索，以便将来列入续集中。

本书传略按年代顺序编排，分一、二、三册陆续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有的名医逝世多年，或后期侨居海外），一时难以成稿的，我们将在续集中陆续编辑出版。由于水平有限，编纂仓促，不妥之处定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1984年12月

目 录

张锡纯	孙志芳 (1)
曹颖甫	(6)
金子久	褚谨翔 (11)
萧龙友	萧承惊 (16)
张山雷	邵宝仁 (22)
冉雪峰	银 虎 (27)
王朴诚	朱锦善 (32)
杜自明	段胜如 张涛 (38)
恽铁樵	顾雨时 恽慧庄 (42)
曹炳章	郑淳理 (46)
袁鹤侪	袁立人 (51)
叶熙春	吕直 吴伯平 (57)
施今墨	祝谌予 (63)
汪逢春	谢海洲 (69)
孔伯华	(76)
吴佩衡	吴生元 吴元坤 (84)
蒲辅周	高辉远 (91)
王吉民	傅维康 (101)
陈邦贤	蔡景峰 (107)
李翰卿	平全意 朱进忠 (112)
金 巴	扬拉格巴 冀金信 (116)
唐亮臣	唐由之 (121)
陆渊雷	(125)
王文鼎	邓成珊 郑金福 (129)
钱伯煊	阎孝诚 (136)

邹云翔	梁培兰	(141)
陆真翹	管竞环	(147)
承淡安	梅家真 李迪 梅青田	(152)
赵炳南	虞英	(158)
刘惠民	戴岐 靖玉仲 刘振芝	(163)
岳美中	陈可冀 李春生	(168)
秦伯未	凌耀星	(173)
朱小南	朱南孙	(179)
程门雪	胡建华	(184)
赵锡武	郭玉英 张问渠 陈可冀	(191)
章次公	李树仁	(197)
朱鹤皋	王玉润 沈耀先 朱云达	(205)
张赞臣	张重华	(210)
李聪甫	李肇夷	(215)
贡嘎平措	何宗英 蔡元珍 陶长松	(221)
姜春华	陈泽霖	(227)
陆瘦燕	吴绍德 陆焱奎	(234)
朱颜	邢文庭 周霭祥 邓成珊	(240)
任应秋	钱超尘	(246)



张锡纯

(1860—1933)

孙志芳

张锡纯，字寿甫，河北省盐山县张边务村人。生于1860年，卒于1933年，享年74岁。张氏世代诗书门第，他的祖父彤元公是医生。张锡纯少年时代跟随其父丹亭公读书，数年后，兼习医学书籍。以后因为两次科举未中，就放弃了进取功名的志愿。他在教学课余之时，广泛收集医书，勤奋攻读。十余年后，即为人治病，往往能得心应手，挽回沉痾，从此求治的病人越来越多。辛亥革命以后，应德州驻军统领黄某聘请为军医，随部队调往武汉，从此在医学上声誉显赫。当时的内政部长刘尚清对他倍加器重，在1918年聘请他到沈阳，创办立达中医院，任院长职务。中医设医院治病由此开始。当时西医难治的病证，经他治疗，多能痊愈，遂名扬海内，各地医学报刊争相刊登他的论文。他与江苏陆晋生、杨如侯，广东刘慰楚，在中医界同负盛名，被誉为当时的“名医四大家”；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并称为“名医三张”。直奉战事发生后，张锡纯从沈阳回沧州挂牌行医。1926年又到天津设立中西汇通医社。晚年设国医函授学校。日间诊病，夜间写作，由于积劳成疾，1933年秋卧病不起，与世长辞。

张锡纯有子三人，孙四人。长子荫潮，行医好学，临证治病，胆识过人，有其父风格。孙子铭勋，也是一位知名的医生。

真是家传名医，后继有人。

张先生对于医学精心研究，博览群书，如古代的《本草经》、《黄帝内经》等，近代的各种医学名著，均精心研读，并加以评注。他以发扬祖国医学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先生研究医学注重实践，他的医术多有独到之处。通过临证实践，采精取华，著书立说，卓然自成一家。他在辨证论治、选药组方方面，多能化裁古方，独出新意。对于中医中药的理论，他也能吸收各家的精华汇集众人之所长。如自拟的治阴虚劳热的资生汤，治喘息的参赭镇气汤，治心病的定心汤，治肺病的清金益气汤，治大气下陷的升陷汤，治霍乱的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治妇科的理冲汤等代表性的方剂，皆依据《内经》的理论，先哲的名言，间采取西医学说之长，而加以发挥。自创方剂达160余种，经过后人临床证实，皆有显著的疗效。在药物的研究上，尤多独到见解，如芋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三七消疮肿，水蛭生用末服，治淤血症坚，生硫黄丸内服，治虚寒下痢，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等，不但发展了古人学说，而且扩大了中药的效用。他在临证中善于运用生石膏、生山药，在医界中尤擅盛名。1955年河北省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成功，基本上是继承了张锡纯先生善于运用生石膏的经验。他一生治学注重实验，为了体验药物的性能，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尝试，而后用于病人。如甘遂、细辛、巴豆、麻黄、硫黄、花椒等毒性较大的药品，都曾亲自口尝以验其毒。有一次他尝服花椒二、三钱，以致肺不能吸气，而出现胸闷，饮凉水数碗后才恢复正常；口嚼服甘遂一、二钱，未觉眩晕，仅泻下水饮及少许凝痰，从此证实该药降痰之力大于芒硝、大黄数倍，而为治狂症的灵药。又曾煎服麻黄八钱，以实验其发散的力量。他在临证用药方面匠心独运，往往在一个处方中，用一味药至数两，或仅用一、二味药组成一个方剂，力取其专，见效犹捷。所以先生处方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一般医生所不及。至于临证胆大细心，认真负责，更为突出。为人治病往往力排众议，遇有众医束手不治的疑难重病，每

每重用大剂量的方药治愈，远近患者都佩服他的胆识过人。他这种刻苦钻研、实事求是、胆大心细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

张先生在内科学术上很有造诣，不仅有独到的临床经验。他还撰写了很多创见性的论文，如“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一文中说：“鄙人才质庸碌，而性好深思……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后又十余年，于医学研究功课，乃知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浑含，有赖后人阐发耳。今不揣固陋，远采古籍所载，近参时贤之说，复以己意融会贯通之”。又如“论西药不尽宜于中人”一文中讲：“如人之气血原并重，而西药中但有治贫血之药，竟无治贫气之药，是显然可征者也”。立论元气论、大气论，以阐发之。又说：“伤寒治法以伤寒论为主，而于论中紧要之方多所发明。温病则于叶、吴诸家之外另有见解，实由熟读伤寒论悟出”。治伤寒病，自拟有麻黄加知母汤、加味桂枝代粥汤、从龙汤；治温病，自拟有清解汤、凉解汤、寒解汤等方剂。

建立完整的病案，及时总结经验，把感性知识逐步提高到理性认识，是他最大的成功之处。他的全部著作，对于内科、妇科、传染病以及杂症，莫不精研深究，刻苦攻关，务求突破。所论理法方药，皆有独到的经验和见解，所用方药多是自拟新方，间有用古人成方，也常有所加减，或对某一个古方，独有会心之处，也偶尔采用原方，加上新的疏解。一部《医学衷中参西录》，大半部是验案介绍，所述辨证论治，选药立方，没有一例不是证诸实践，所言确凿。他在辨证论治，随证灵活变化中，具见手眼之处，都加以详细叙述，发人深思。不但辨证精细，施治适当，而所记载的病案，理法方药具备，首尾完整，层次井然，可以作为医案的范例、后人学习的门径。

张先生力主中西汇通，撰写《医学衷中参西录》，目的是试图沟通中西，用以发展祖国医学。从理论到临床，从诊断到用药，全面进行了中西医汇通的探讨。他从维护祖国医学遗产的立场出发，抵制了否定中医的逆流，并试图寻找中西医学术之间汇

通的途径，探索发展我国西药学的道路。他是近代中西汇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例如他在序言中说：“自西药之入中国也，维新者趋之恐后，守旧者视之若浼。遂至互相抵牾，终难沟通。愚才不敏，而生平用药，多喜取西药之所长，以济吾中药之所短，初无畛域之见存于其间”。他这种沟通中西，取长补短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借鉴。他在当时各地医学报刊上发表过很多具有创见性的论文，为中医学术研究和中西医结合，开辟了新的道路。例如沈阳医学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绍兴医学报、山西医学杂志、汉口中西医学杂志、如皋医学报、新加坡医学杂志，均先后聘请他为特邀撰述。他在各杂志报刊发表了很多文章，一部《医学衷中参西录》，正是他一生刻苦钻研的心血结晶，也是他从亲身体会中得来的经验总结。他对祖国医学的卓越贡献，都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张先生精心研究医学40年如一日，著作甚多，而存稿多散失，现今出版发行的，仅有《医学衷中参西录》七期30卷，于1918年出版，以后相继陆续出版。第7期伤寒稿初成，而先生逝世。以后又经他的儿子张荫潮整理遗稿付印，于1934年出版，全书共计出版15次。解放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感召下，他的孙子张铭勋慨然将该书版权贡献给河北省卫生工作者协会，并将未出版的遗稿同时献出，于1957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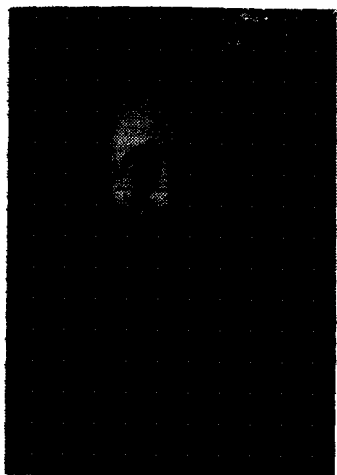
张锡纯先生，是捍卫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杰出人物。他既忠于祖国医学，而又能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立志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精华。当辛亥革命后西洋医学向中国渗透，祖国医学前途茫茫，而人心惶惑莫衷一是之际，医学界一方面是崇尚维新的人过分夸大西医学说，认为祖国医学不科学，另一方面是顽固守旧的人，对现代新医学格格不入，闭关自守。而当时统治阶级又从中制造分歧，致使中西医学各据壁垒，互相攻讦，形成中西医不团结的局面。先生挺身而出，屹然不被社会上的流俗所迷惑，而能坚定立场，成为中流砥柱。他在当时南京政府要废除中医的时候，在义愤之下，写书上诉，加以抵制。先生另一突

出之处，是临证施治，尊古法而不死守成方，采取西医学说，而不背弃中医理论，以发扬祖国医学为宗旨。他曾创办中医院，给中医设院治病开一新纪元。晚年又举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当时医学界称他是“医学革命家”。

张先生有高尚的医德修养。学医的动机是为了济世救人，而不是为了图谋私利。他说：“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高尚的医德，正是他成功立业的力量源泉，也是他一生笃志力行的目的。在霍乱流行时，他创制出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防治霍乱，当时推行遍于河北、山东各州县。先生为治病救人，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在天津挂牌行医时，自己制定出诊例，写明经济困难患者，诊费减半；贫穷病人无力负担者，免收诊费。他教育弟子，有力地批判医不叩门的谬论。所以他诊病时，遇有疑难重病，每次都要翻阅医书研究，或者绕室往复走动不止，即悟出治疗方案，虽然在深夜，立即到病家，携药督煎，维护达旦。先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时代，而能够淡泊明志，不坠入唯利是图的社会陋习，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张先生收授门人弟子100余人。在天津举办国医函授学校招生500余名，遍及全国各省市。

综上所述，张锡纯先生是中国医学史上，捍卫与发扬祖国医学的杰出人物。他的思想新颖，敢于冲破前人的框框，又不失祖国医学的本色。他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一位杰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家。当时给他的声誉“中医四大家”、“海内三张”、“华北第一大捷手”，真是当之无愧，名符其实。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有论著尚未能达到完瑕无缺，但他的能有所发挥、注重实践、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曹 颖 甫

(1868—1938)

曹先生名家达，字颖甫，一字尹甫，号鹏南，别号拙巢老人。先生能诗善画，喜爱金石。1895年中孝廉（举人）。他精于医学，宗法张仲景，并成为一大名家，著有《伤寒发微》、《金匱发微》、《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医案》（上述书分别刊行，藏于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并著有《气听斋诗集》、《梅花集》、《古乐府评注》等。其子湘人能继承家学，女儿昭华、若华都精通医理。1938年先生因拒不向日寇屈服而殉难，享年70岁。

1868年，曹颖甫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名待稽，母亲邢氏。他年幼时就很聪明，少年时喜读张隐庵注的《伤寒论》，父亲见了很感欣慰，认为读书之外，如能懂得医理，这也是有益于世的一门技术。16岁时，他的父亲患寒症腹泻，医生用黄芩、黄连之类，服了十余剂，痛更重而体力不支，汗出凝如膏，肌肤冷如石，神志恍惚，身体虚弱，一夜数次惊醒，十分危急。后经赵云泉先生投以大剂附子理中加吴萸、丁香之类，刚进一剂，汗敛体温，泻止神定，连服几剂，痛止病愈。1893年，先生赴南京应试，途中患病，同行者略知医药，每日给先生服霍香、佩兰，只汗出而热不除，抵达南京，病更危重。他的表伯陈葆厚精医学，诊脉后说：“痛本当速愈，但多次发汗，津液已耗。”特购买荷叶露及梨对先生说：“口渴即饮，饥饿即吃。”先生听从其言，半日服尽。陈老这一治疗方法，没有急于用药，

先用甘寒养胃之品挽救耗损的津液。傍晚，陈老又携带药及米、炭前来。先生醒来，闻药香，陈老叫侍者给他服药一小碗，药后自觉满身湿润，半夜，衣被俱湿，陈老给先生更换衣被时，经询问后才知所用的药方是桂枝白虎汤。这时先生全身舒畅，感觉腹中饥饿，叫着要喝粥，服尽二碗，安眠达旦，病情好转。于是先生更加相信经方（《伤寒》、《金匱》方），然而，父亲希望他能取得科名，所以没有竭尽全力地研究。

1895年先生入南菁书院，先生以“憨”名，人皆呼为“曹憨”，先生也就自称为“曹憨”。先生除研究经书外，还尽力研习诗文。他的文章初学桐城学派，并上溯到归有光、欧阳修，以达魏晋时代。他的诗高超绝妙，气势不凡，不拘泥于古人而另树一帜。他的书法酷似何绍基，婀娜多姿，而寓刚健于其中。1904年，礼部试后，科举废，先生遂断绝进取的意向。经常作诗文以抒胸臆。由于他的性格高傲，所以又喜欢画梅，寄情于画，他的画模仿金冬心。

袁世凯称帝时，各县士绅列名劝进，某太史受袁氏金钱，作为江阴县代表。先生与某太史的关系，论亲为姻叔，论谊为业师。先生闻听此事，特到某太史寓所责问道：“叔竟受袁氏贿赂，做出这种无耻事情，我江阴人的颜面，被你剥尽了。”某太史大惊，急忙说：“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先生遇事正直无私而不偏袒，确实可敬。

先生36岁时，由于父亲不再抚养，于是研读《伤寒》、《金匱》。两年之后，产生以医学救世的意愿。然而这一意愿的产生，实起于家庭之中，如因母亲邢夫人病泄泻，开始用大剂附子理中；因母亲患病但坐不眠，时吐痰浊，开始用皂荚丸；因母亲病痰饮，开始用十枣汤；因家婢病蛔厥，开始用甘草粉蜜汤；因潘氏、若华病肠痛，开始用大黄牡丹汤。治疗无不应手取效。先生曾说：“张仲景的医学思想，金元四家那里能窥见他的万分之一，仲景言论，利益广大。”先生的医疗技术，不是无源之流，无根之树，因他中孝廉时，考官嘉定秦芑龄先生懂得医理，入南

菁书院后，山长（院长）黄以周先生是汉学大师兼精医学，先生每于研习文学外，往往请教医经的疑难问题，由此而承传下来。

先生年过五十，始到上海，在南市江阴街挂牌行医。这时孟河丁甘仁先生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老西门内石皮弄，闻先生抵上海，十分欣喜，急欲请先生主持讲座，又恐他高傲不可委屈，但先生却果断地答应了。先生讲课时，常携带水烟筒和纸煤（点火之用）一把，边吸边讲。因《伤寒》、《金匱》文深义奥，他选择深奥微妙的问题启发学生，学生亲聆老师传授的学说，都心悦诚服，而忘了他举动离奇。专校学生常到先生寓所的有上海秦伯未、丁济华、丹徒章次公、吴江许半龙、苏州王慎轩、宁波严苍山等。以后入门的学生有姜佐景、吴凝轩、史惠甫等。师生反复对文学与医理的疑义进行讨论，使求学者的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都以经方派典型称誉先生，因他处方用药以《伤寒》、《金匱》为准则，然而，先生并不是泥古不化者，对时方也非常熟悉，如宗黄坤载方法用紫背浮萍，又善用补中益气汤、六味丸等方。学生间对经方与时方屡次争辩不决，先生经常不谈医学而谈诗，出题目，分诗韵，各自寻思觅句，借以消除紧张气氛，因此师生相处十分融洽。先生曾经以芍药酸敛与苦泄为题进行讨论。某年冬夜，买酒煮茶，一灯相对，师生各抒己见，毫无倦容，不觉鸡声报晓，先生更画墨梅一幅，并题诗“微雪消时说与君，赠伯未。”先生的学生遍及全国，大都成为杰出的中医。他曾说：“能得我真传者，丹徒章次公之后，佐景一人而已。”因为先生在临证之余，经常与章、姜两君相互讨论，而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例如先生曾治其妻病发热，每日服麻黄汤四剂，病未愈，经与章次公商研，章建议方中重用麻黄、桂枝各五钱，先生听从其意，服后半小时，汗大出，续见口渴、烦躁、脉洪大，再用调胃承气汤，于是病症全愈。又如治张任夫“悬饮”一病，先生正振笔疾书，方案曰：“水气凌心则悸，积于肋下则肋下痛，冒于上膈则胸中胀，脉来双弦。”这时，恰好姜佐景前来叩门，于是与姜商议，佐景说：“此属十枣汤证”。先生说：“对。”随即处

方，用灸芫花五分、制甘遂五分、大戟五分。研细末，分作两服。先用黑枣十枚煎烂，去渣，入药末，略煎和服。

先生性情孤单而不怪癖，治病细致而且慎重。凡遇险证，必定殚精竭虑，为病家处方而心安，他说：“不要有方而不用，宁可无效而受谤。”他治病就是这样认真负责，他的医德实为后学的楷模。先生屡次用峻药治病，不仅遵守古训，而且自己先尝试而后用。他说：“药不经自己亲自尝试，即使任凭思索理解，难免有不足之处。昔年我服生附子后，一身麻痹，以致泻出秽浊之水，不能自禁，过一会就昏沉睡去，等到醒来，二十多天的泄泻竟然全愈。”

先生曾经治过一个14岁的病孩，诊断为大陷胸证，方用甘遂、大黄、芒硝。返寓后，心殊不安，觉得小孩体质娇嫩，而今施与猛烈之剂，倘使幼体不能忍受，将会造成治疗过失。事后追思，深悔孟浪。次日黎明，即亲自前往询问，据病孩母亲说，药后大便通畅、燥屎与痰涎先后俱下，今已安稳舒适。先生又曾用白虎汤治一屠户吴玉芳之妻，吴是一吸鸦片者，因吝惜金钱，二诊时对先生说：“这妇人我很不喜欢，如果病不愈，先生不必再来。”先生责备说：“你以金钱为重，我以人命为重，以后我来与否，你可不必问。”前后为这妇人诊治共六诊，两次换方，病得全愈。唐孙思邈说：“人命至重，贵逾千金。”先生之言行，与孙氏同出一辙，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在上海，除担任中医专门学校教务外，又主持同仁辅元堂医务，他的学生众多，并常受到穷苦病人的赞扬。丁甘仁是先生的好友，课余诊暇，二老相互研究医学深奥的内容，阐明发扬历代名医的功绩，使医疗技术精益求精。自从丁老去世，先生思念故人，闷闷不乐，于是专心闭门著书，讲经授徒。先后在先生门下求教者，超过数百人，有的请教诗文，有的求教医学，大都成为超群拔俗的人才。行医上海，并非易事，先生生活俭朴，没有杂念，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如有请求出诊，风雪无阻，临诊时说：“这容易治疗，”往往一剂而病愈。有人却认为这些疾病

很轻，本来可以不服药，所以先生的医道没有得到盛行。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昔日柯韵柏行医时，根本没有盛大的名声，后人读了《伤寒来苏集》一书，方知柯氏为张仲景的有功之臣。象先生那样，了解他的人被誉为经方大师，不了解他的人就加以歪曲，说古方不能为今世用，这能不使人感慨吗？

“八、一三”事变起，先生返回江阴，不久江阴失陷，日寇首领羡慕先生为江阴名士，德高望重，想要收买他来“维持”江阴县城，先生振笔疾书痛斥日寇狂妄，并肆口大骂，日寇首领恼怒而去。不一会，敌兵蜂拥而来，侮辱妇女，先生亦遭杀害，并被剖腹。日寇投降后，全县人民为悼念先生忠贞不屈，将先生生平事迹载入江阴县忠义祠以志纪念。

（史惠甫提供资料，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整理）



金子久

(1870—1921)

褚 谨 翔

在古运河接近杭州的大麻塘南岸，有一个小小的村镇——大麻（现桐乡县大麻公社）。这里物产丰富，景色宜人，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

清代同治九年（1870）著名的医学家金子久就出生在这里。

金子久，名有恒。父亲金芝石，是位内、儿科医生。祖上自南宋以来，历代业医，因此取唐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意义，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问松堂”。家庭的教育，环境的熏陶，使金子久从小就对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他幼年便随父亲学习，而且非常用功。严冷的冬天，看书出了神，衣服棉鞋被火盆烤破是常有的事，就是在炎热的夏夜，为了避免蚊子的叮咬，把两脚伸入髻中，也还坚持自学，即使是后来他已名振南北，舟车旅次，也还是手必一卷。他原来的文学基础并不太好，但由于他刻苦好学到后来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这完全是在自学中锻炼和提高的结果。

金子久20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在那悲痛的时刻，他不但没有退缩、气馁，相反在悲痛之余，更加发奋努力。他热爱医学，热爱故乡人民，所以继承父业，开始了独立的医疗工作。日间勤慎应诊，夜里检阅方书，使医学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日积月累，医疗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由于他辨证精

确，效果显著，所以声誉日高，远近闻名。

金子久急病人之急，痛病人之痛。他常告诫自己：“为人治病，事关性命，千万不能草率从事。对老年人要象对待父母一样；对年幼的要象对待子女一样，只有这样，才能精思慎虑，病得早愈”。基于这种认识，他看病十分认真负责，即使是病人很多，也从不马虎，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出诊刚回来，想到某些危重病人，也连夜为之复诊。对于一些穷苦的病人，非但免收诊金，有的还资助药费。他说：“救人如救火，越快越好，时间稍晚，易变大患。”这种急人之难的行为，是十分难得的。

1915年金子久到上海行医，为了使贫穷的病人免费得到治疗，他兼任沪南慈善会在董家渡的施诊工作，每天百余人排队候诊，他总是来者不拒认真地为之诊治，不计酬，不辞苦，不论早晚，不问寒暑。他看病不论地点场合，旅途中，轮船上，车站、旅舍、列车车厢，都可以成为他的诊疗场所。在他患病行动无力的情况下，也还是用轿子抬着，一家一户地巡回看病。当他病重卧床时，依然有人上门求治，他倚在病榻上为病人诊治，有时还让人背着出诊，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争取多治好几个病人，把救死扶伤看作他应尽的职责。他常对学生们说：“医者之对于病家，天职所在，无可或亏，不拘于地，不限于时，有召必往，有法必施，应诊未完，勿问他故”。这就是他高尚医德的体现。当他逝世时，许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是他医务太忙，操劳过重而想隐居的一种办法，当证实他确已逝世时，整个村镇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他的一个学生写了这样一副挽联：“讲素问，授青囊，所承提命，历有多年；回首忆鸿恩，最难忘杖履追随，风雨同舟怜小子。浙东西，江南北，待起膏肓，不知凡几；惊心闻噩耗，又岂独门墙饮泣，山丘到处哭先生”。情深意切，充分反映了大家对他的深切哀悼。

金子久的思想也比较进步，他反对迷信。比如，有一次他到海宁县长安镇附近一个病人家中出诊，病家正在祭神，香烛高烧，烟雾腾腾，他对病人作了详细的诊察后说：“此病我能治